

人间自有真情在

马 连 义

人间自有真情在

春天的奏鸣曲

回 民 代 表



7.7
2

当代回族
作家丛书

责任编辑：唐远铃

封面设计：高汝法

人间自有真情在

马 连 义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)

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0 字数：216千 插页：2

198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,400册

统一书号：10157·248

定 价：1.65元

出版说明

为了集中反映我国回族作家的创作成就，促进回族作家文学创作的繁荣，给社会主义祖国民族团结大家庭增添精神财富，使文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，我社决定编辑出版《当代回族作家丛书》。

这套丛书将全国当代回族作家（包括专业和业余）的优秀作品，陆续编辑出版个人选集。题材以反映现代、当代的社会生活为主。每集在十五万字左右（长篇不在此限）。如有必要，一个回族作家可出版两种以上的选集。

这套丛书坚决贯彻“双百”方针，提倡题材、风格、体裁和表现手法的多样化。凡属当代回族作家的优秀之作，不论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、报告文学等，均在入选之列。

目 录

老“牛倌”新传	1
嘎人轶事	21
穆什仪巴巴	45
军营深处	65
窝里横	79
春天的奏鸣曲	85
人间自有真情在	109
回民代表	126
影坛姐妹	141
春天里的故事	157
粽子摊前	175
善良人的喜怒	187
小城人家	208
眉眼盈盈处	224
 希望之星	 236
后 记	313

老“牛倌”新传

一

俗话说：人走时运马走膘。天上掉馅饼的事情，虽说有些夸张，但对于穆斯林回回马子群老汉来讲，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

谁曾想，一个人至暮年，旅途将近终点的普普通通的倔老汉，竟在沙副经理的搀扶下，坐进上海牌小卧车，笛笛一串响，嗖嗖一溜烟，被请进县城“收购站”，荣任收牛顾问的要职呢？且不讲那每月七十元的劳务费，单看那扬眉吐气，威风凛凛的气派，就令人赞叹！

马子群的老伴马婶，高兴得合不上嘴，逢人便讲：“民国二十七年，俺家柴无一灶，米无半瓮，空马勺磕锅沿，穷得叮当乱响。一天，清真寺来了个‘串寺’的‘伊玛姆’^①，他见俺老头子心慈面善，敬主爱人，就说：‘兄弟，你是个

好面相呀！’那会儿俺老头子还年轻，猛一愣，问他：‘咋个好法？’他说：‘你好比后房檐的小草，只待红日偏西，才能受到阳光普照。你的晚年会时来运转的。’这不，应验啦！”哈哈，马婶的“古典”，更把那马子群老汉受请的奇闻，增添了一层奇妙的色彩。

说奇，其实并不奇。当你了解了事物的全部真相后，定会感到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

马子群老汉，今年七十挂零，鹤发童颜。银须扫胸，杏核大眼，通天鼻梁，宽宽的额头，总戴着一顶雪白的回回小帽。虽说年迈，但耳不聋，眼不花，腰不弯，背不驼，举止敏捷，步履刚健。多年来，他专给队里放牛，人称常任“牛倌”。平时干粮一带，鞭杆一举，早去晚归，尽管有时累得象滩泥，也毫无怨言，第二天天不亮，照旧揽起牛群，直奔大运河草滩而去。

尽人皆知，他有这么一个怪脾气：你骂他，他可能脸不红，眉不挑，但谁要是捅他的牛一指头，他会跟你暴跳如雷，结冤动武。为此，东西九十里，南北一百八，就没有不知道哈马营这位“爱牛如子，克己奉公”的马子群老汉的。

此外，由于长期与牛在一起，不仅使他成为一名手到病除的高明“牛医”，而且具备了一种绝无仅有的“特异功能”：一头牛拉到近前，他身不动，膀不摇，只凭那双炯炯有神的两眼一扫，便可断定这牛的牙口，斤量和肉质。哈，信不信？空口无凭，还是以实为证吧。

自打落实生产责任制，肉牛分户饲养后，马子群老汉这

个“牛倌”，就算不宣而卸任了。马婶说：“牛鞭子举了这么多年，你也该喘口气，歇歇脚了。儿子在北京部队当团长，不兴你去城里住些日子，散逛散逛去。”可他却没那份闲心，满肚子花花肠子，依然绕在牛身上。你瞧，碗筷一撂，抬脚就走，东家入，西家出，什么这头牛啥个脾气，那头牛啥个秉性；哪个爱嚼青枝，哪个爱吃绿叶；什么时候饮水，哪个时候倒嚼……哎呀呀，跟人家叨念个没结没了，好象聘出的闺女，非要和婆家道个里儿面儿不可。

可巧这天，马子群吃罢晌午饭，门口走进两个陌生人。一个六十一二，花白头发，紫檀脸儿，眉眼挂着笑；一个三十上下，壮壮实实，红光满面，怯怯生生。看其行动举止，穿着打扮，都象是吃“商品粮”的干部。他们开口就找马子群。

老汉赶忙迎出屋外，两眼蒙眬，咋也认不出来者何人，本想把他们让进房内，可这二位说什么也不肯进来。

后来，经自我介绍，才知道年长者是地区外贸公司的沙副经理；年轻人是县收购站的曲主任。

沙副经理开门见山：“马大伯，冒昧而来，有一事求你帮忙。”他指了指门外，“我们收购了一头肉牛，请你给断断分量。”

“不敢，我也是个二五眼。”老汉谦恭地说。

年轻的曲主任，笑眼一眯说：“大伯，别客气，方圆百里，谁不知你是个牛行家。”

热脸人难搁一句夸，虽说百般推委，末了还是跟着来到

门外。

面对一头腰长腿短，背阔臀圆的黑白斑花大牝牛，子群老汉心头泛起一阵由衷的欢情，仿佛那是一位知己的老朋友。他紧眯双目，慢捋银须，前后左右认认真真地审视了一番之后，不由得暗暗称赞：“好牛！二位问活约还是肉重？”

两位干部交流了一下眼色，沙副经理满目异采地说：“活约和肉重都想知道。”

“这牛本是荷兰奶牛所生，别瞧架子大膘满，其实才两牙妙龄。”马子群老汉眼不离牛，双臂抱胸，一字一板地说，“这种牛皮薄肉细，质地优良。好牛，头等好牛哇！”接着他问，“请问购价多少？”

年轻的曲主任狡黠一笑，挑出个大拇指说：“这个数！”

马子群老汉一听，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双眉紧蹙地摇了摇头：“贵了，贵了，一千元太贵了！不瞒二位，依我拙眼来看，上不差半斤，下不离五两，这牛活约八百四十五斤，剔除牛货、牛皮、牛骨和角、蹄、血、粪之外，净肉六百三十三斤。购价八百元合适，尚且不赔，但也赚头不大。”

沙、曲二人听罢，不由一惊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丹心慧眼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因为在他们各自兜内的小本本上，都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：“荷兰奶牛所产牝牛，两牙，活约八百四十五斤，购价八百元整……”

此刻，二人几乎同时伸过右手，热情而感激地说：“谢

谢，您老确实是行家里手！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，难免误估。”

送走二位客人之后，马子群对这件事并没细想，只当作过眼烟云，小事一段。多少年来，七屯八寨，曾有多少人找他，询问有关牛的事情呢。

几天之后，直到从大队党支书哈成祥手里接过县“收购站”的顾问“聘请书”，他才知那沙、曲二位名曰请他看牛，实则是借牛考他呀！支书说：“人家那次来，是伯乐试良马，刘备探孔明。”

马子群老汉先是如梦初醒，后是气塞胸臆。只见他脖子一梗，脑袋一别，把“聘请书”往支书手上一塞，悻悻地说：“谢请啦！我这七老八十的人，不能任人家开涮！”

“哪里，那天人家先找我，想见见你，可巧我去公社开会，不瞒你说，是我打发他们来考你的！公事嘛，哪个敢拿你这老倔开涮！”老支书哈成祥故作不悦地说，“难道真让人家‘三顾茅庐’不可？”

“当时，那二位，大伯长，大伯短的可客气啦，你可别妄口八舌糟踏好人。”马婶一边给老支书递茶，一边插言絮叨。

“老娘们家少掺合！”马子群老汉不耐烦地说，“去，百顺那头牛上火了，告诉他多饮几次！”

马婶气冲冲地走到院子里，他又可嗓门喝道：“东厢房的缸里，还有点银翘末子，顺便给百顺带去，拌在牛草里吃！”马婶虽没应声，但却传来厢房屋的一串门响。

马婶走后，老支书神秘地对马子群讲：“你知那沙副经理是谁吗？”

“谁？俺没理会。”马子群老汉仍然郁郁不乐。

“还记得不？三八年秋天，有个‘串寺’的‘伊玛姆’，他还给你相过面，说你老来有福……”

马子群老汉听着听着，目光一闪，说：“怎么？沙副经理，就是他？”

老支书深深地点了点头：“那年他名为‘串寺’，实际上是上级派他来恢复被日寇、汉奸破坏的党组织，开展抗日工作来了。眼下在广州军区当师长的哈伍，就是那年他秘密带到马本斋的‘回民支队’的。”

“这么说，这沙副经理也是咱‘陀思堤’②？”

“那还有错儿！”老支书呷了一口茶说，“如今这‘收购站’，就是他的下属。收进牛宰成肉，专门向国外出口。不简单呀，这是富国强民的一宗大买卖。沙副经理让你老汉当顾问，是人家看得起你，咱可不能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呀！你寻思是这个理儿不？”

马子群听罢老支书这番话，精神振作，象是要纵身跳跃似的一拍大腿，干脆地说：“去！这是党的信任。什么时候上任？”

“沙副经理说，明天亲自来接你！”……

二

党的政策落实之后，农村一派蓬蓬勃勃、蒸蒸日上的好景象，养牛的多，交牛的也多起来了。每天收购站没开板，门口就排成了一字长蛇阵，你瞧吧，大小不等，五光十色的肉牛，牵在主人手里，呜呜地叫个不停。马子群老汉听来，就象一曲动人的交响乐。

营业开始了，马子群老汉头顶小白帽，身穿一套青布裤褂，手捋银须，目不斜视，傲然地站在交易点的一旁，既有几分顾问的风度，又显得“倔”味十足。此刻，他感到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尤为重要，不光是买与卖之间公正的裁决者，而且象严守海关的明察秋毫的卫士，不允许有半点疏忽，而使国家造成不应有的损失。本乡本土熟人多，尤其要做到公平和铁面无私。

卖牛的按顺序把牛牵到门内，马子群老汉不动声色，先由年轻的曲主任仔细地审视一番，作等论价。倘若买与卖之间所差无几，擦一擦也就过去了。

但也常有这样的情况，明明是二等牛，卖主脸红脖子粗的非争个头等不可，继而夸奖自己的牛多肥多壮，肉多重、皮多好，甚至炖熟多香多美，都数落个底儿吊。仿佛天下就这么一条“金牛”，而买者硬象个不识货的“二百五”。每每在这样僵持不下的时候，曲主任便请过老顾问说话了。

马子群老汉笑眯眯，慢腾腾地走过来，先向卖主点点

头，握握手，表示一番亲热友好。说：“我瞧瞧你这‘姑娘’到底多美。”当他们一眼认出，这就是哈马营的老“牛倌”时，那颗贪婪的心，立时就会收缩、吊起，继而发出嘭嘭不规则的狂跳声。并且，那条“三寸不烂之舌”，顿然显得十分僵硬了，谁敢在“圣人面前卖三字经”呢。

“同志，你能不能，把这头牛的里里外外再向我讲一遍？”马子群老汉平心静气地对卖主说，“不来虚，不说谎，以实求实，既不能亏你个人，也不能损国家，这是个尺码，量量看，到底如何。”

这时，卖主判若两人，只是赔笑点头，似有几分尊敬地说：“老马头，你那双眼是杆秤，俺倒想听听你的意思。”

马子群老汉痛痛快快地说：“咱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乡亲，恕我直言。”接着，他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的把这头牛的品种、产地、毛约、肉重，甚至每根牛蹄子的分量，都一五一十地亮个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而后又把膘多宽、肉多厚，按市价核算一番，除去税收、伤耗、工夫费等等，买者能赚几块几毛几分，也都一股脑儿拍给卖主。末了，还加上几句话：“老弟，你的心思我明白，谁不想多赚个仨瓜俩枣？可也得虑虑国家，虑虑十亿人口的大家日子。曲主任给的价码不低了。不是我老马头好抬杠，不信把这牛就地下刀，倘若它超过我估摸的肉量多一斤，就算我栽到你手下啦！”

至此，卖主才无言可对，心说：“这老家伙真厉害呀，两只眼硬揉不进一粒沙子。”最后，只得把牛缰绳自动递到

曲主任手里，拴进隔壁的大院，才算了事。

这天上午，收购站买卖正忙，突然有个人挤进门来，口口声声说找马顾问。此人三十岁左右，身穿一套崭新的涤纶警察蓝衣服，左手不停地向后梳理油光闪亮的小分头，秋日下，腕上那块上海牌手表直闪亮光；右手提个印有“清真”二字的点心匣。他笑呵呵径直地朝站在一旁的马子群老汉走来，开口便叫：“姑父！”

马子群老汉一惊，回过头看看来者，冷冷地问：“你干吗来了？”

那人堆着满脸笑，说：“俺姑说，你自打坐上小汽车，登上‘金銮殿’，脚尖朝外半个月，把家都忘了。让俺问问你，啥时候回去看看。”

“她不知道我这儿忙吗？”马子群说。

“俺也跟姑讲，‘家里活再忙也是私事，俺姑父是官身由不得自己，有啥活交给我吧！’这不，俺三天没闲，泥一把，汗一身，替姑把院里院外都归整妥了，俺姑这才有了笑模样。”一串话，说得满嘴角子直冒白沫。

马子群问：“还有事吗？”

那人忙递过点心匣：“‘四人帮’那阵儿手头紧巴，想孝敬你老，也是有心无力。现在党的政策一开放，才算如心如愿。”

“你提回去，我没工夫吃！”

“现在没工夫，下班再吃嘛！”说完，他把点心匣往马子群老汉怀里一塞，一闪身挤进人群，消失在门外了。

此人名叫哈利满，也是哈马营有名的人物，虽说他是马婶的娘家堂侄，但多年来两家没有来往。原因是哈利满过分的机灵，无利不早起，有利盼鸡鸣，损公利己，油嘴滑舌。农村政策落实后，他仍然仨月俩月在外边刨腾，低价买，高价卖，专吃牛行。为此，分给他的那几亩责任田都撂荒了。

马子群老汉看了看手里的点心匣，轻蔑地一撇嘴儿，暗暗想道：“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量他也会再来找我。”于是，他便把点心放到身旁一张小桌抽屉里，继续他的工作。

果然没出所料，没屁大工夫，哈利满又钻进收购站，捅了捅马子群老汉，悄声说：“姑父，我有头牛，你给瞧瞧？”

“挨个了没有？”马子群说。

“俺姑让我早点回去，家里还有一大摊子活计，你看能不能……”哈利满装出一副替他人分忧的样子说，“不为别人，你还不为俺姑想想？就这一回，下不为例。”

“你刚才不是讲，家里活都归整妥了吗？”

哈利满眨眼睛一转，说：“昨晚，队里又分了点棉花柴，还没顾得往家拽呢！”

“那玩艺儿，放在地头烂不了，告诉你姑，家里事她有权管，收购站她无权搅合。”马子群老汉说，“卖牛的几百号人，谁家没摊子活计，就你特殊。快去排队，我没空儿和你磨牙。”

吃了闭门羹，哈利满心里不痛快，却没流露出一丝激愤

的表情，仍乖乖点头陪笑，连连应着，退出去了。

说来也怪，别人的牛，一天饮上两三次，再给水，连头也不低下了，而哈利满这头老黄牛则不然，什么时候饮水，什么时候喝，隔个三五分钟饮一次，每次至少半桶。与他一起排队卖牛的人们，十分奇怪，问：“老弟，你这牛什么毛病？咋这么渴？”

哈利满拎着水桶，悻悻然地说：“咋？你看着眼儿气？”

一个戴眼镜的瘦老头，提醒哈利满：“小伙子，你可别耍花活，那收购站的老马头，可是个火眼金睛的孙大圣。”

“孙大圣也好，马大圣也罢，他不能不让我的牛喝水！”哈利满转而得意地说，“那老马头是俺姑父，哼……”

几句话，不，这最后半句话，把人们的嘴，一下给堵住了。是啊，近年来，那句“朝里一人把差当，三亲六故都吃香”的古话，在一些人身上又灵验啦！

三

一凭嘴乖舌巧话儿甜，二凭手托那盒“前门过滤嘴儿”，尽管遭到不少人的白眼和责骂，哈利满终于钻到队伍的前边，挤在一位镶着一颗银牙的小老弟前边了。

他给老黄牛饮罢最后一次水，把水桶撂在一边，拉起缰绳，将牛牵进收购站门内。

这是头无角公牛，毛呈土黄色，右耳有一条刀剪的“豁口”。虽说不算肥壮，但那鼓绷绷、圆溜溜的大肚子，象个

吹足气的大气球，怪吓人的。它举步艰难，呼吸费力，颓然而疲惫地萎缩一旁，不知是水是泪，一滴滴从暗淡、呆滞的眼里流出来。

当马子群老汉的目光，顺着哈利满手中的缰绳，望到那头老黄牛的时候，突然，象喷火的焊枪触到焊件一样，心里溅起无数繁乱的星点。他惊呆了、激动了。只见他满脸的肌肉在抽动，青筋突起的双手在颤抖，三步两脚地扑将过来，托起老黄牛的两腮，把它紧搂在怀间。由于他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，才未使滚沸的老泪夺眶而出……

十年前那个多雪的冬天，队里的一头母牛早产，连一滴奶水也没有，马子群抱来自家的棉被，把小黄牛裹起抱进屋里，又叫马婶东摘西借，寻得两斗谷子，老俩口冒着铺天盖地的大雪把谷碾成米、磨成面。他是没日没夜，一勺勺面糊把小黄牛喂活的。

谁想一个月之后，小牛突然病倒了，直挺挺躺在炕头，默默喘着粗气。老牛倌心如刀绞，不由得掉下了眼泪。照马婶的话说，头生儿子“归真”的时候，都没见他这般伤心。当时，老支书哈成祥好言相劝：“老哥，别这样，实不行，叫寺师傅把它赶刀算了。”马子群老汉没搭话，狠狠地斜了哈成祥一眼，戴上皮帽，踏着没膝的大雪，顶着噎人的北风，朝县城奔去了。他请来了兽医，又打针，又服药，最后把小黄牛的右耳剪开一道血口，挤出几点紫红紫红的血滴，就这样终于挽救了一个小生命。

三年以后，这头体弱多病、瘦骨嶙峋的小黄牛已经变成

了一头膘满肉肥的“壮牛”。

俗话说：“乐极生悲”。就在马子群老汉洋洋自得的时候，靠“造反”起家的公社革委会主任杜瑞元来了，只给队上交了三十块钱，硬把小黄牛牵走了。当时，真象摘去老牛信的心！

此刻，马子群老汉又见到这头自己用血汗喂大的“壮牛”，可是它衰老了，腿细了，臀尖了，当年，秋菊色的光滑的皮毛，结满了一层只有他才能看清的白霜。呵，小黄牛，这多年，你在哪里熬过这艰难的岁月呀！

马子群老汉转身问哈利满：“这牛，你从哪里买来的？”

“买？我的姑父，老妈子抱孩子——这是人家的！”哈利满堆着笑脸说，“我受人之托，白跑腿搭个人情。按等论斤，你随便给价，俺绝不驳你的面子。”话是这么说，脸却罩上一层贪婪期待的神色。

老顾问伸手拍了拍老黄牛的大肚子，两眉骤然一锁，接着问：“这牛什么时候牵到你手里的？”

哈利满愣了，心想：“这是咋啦？你买我卖，干嘛问这些不相干的事情？难道他真地看出什么破绽？”于是他提心吊胆而又佯装坦然地回答：“大概有半个月了吧。”

马子群老汉牙关紧咬，猛然指了指脚下的土地，问哈利满：“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”

哈利满以为他要打人，不由得向后闪了闪身子，说：“收购站。”

“收了牛以后，做什么用途？”